

名家随笔

火车穿过黄昏的村庄、田野、山岗和桥梁，它长长的身体缓慢而笨拙，像一个漫步的老人。夕阳徐徐地抹过幽蓝的青山，广袤的田野。草木在暖风中摇曳，牛羊跑下山坡，农人还在劳作，偶尔有孩童的柳笛在吹响，隐约而清晰。

火车的轰隆声撕开夜色。这是我第一次坐绿皮火车，兴奋无比。昏暗的灯光下，乘客慢慢安静下来，进入了梦乡。这些萍水相逢的人，以各自的姿势入睡，或仰，或趴，或伏，或斜靠，形成一道别样的风景。窗外，风在低低地轻唱着，不时晃过几盏灯火，像夜空中闪烁的星辰，很美，也很辽远。

车轮在哐当哐当地撞击着铁轨，我了无睡意。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出远门，不知道去的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，远方一切都是未知，像一首朦胧的诗，有想象的美丽，也有遥遥迷茫的孤独。我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，想象着火车把我丢弃在一个遥远的地方，有一种陌生和好奇，不知是梦幻还是天堂。

到站后，天还没亮，四处影影绰绰。我如一条急流中的鱼，夹在人群中向出站口涌去。迎接我的广场比想象中的大得多，到处晃动着人影，以及伴随而来的脚步声。高楼上，有些窗口的灯亮了起来，如一面镜子。楼群的另一边，望得见的山峦，像伏牛的背。我傻傻地站在那里，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。我在呼呼的风里，听到身体里的血液在快乐地歌唱。我一直想逃离那个生我养我的村庄，我觉得我不应该属于那个小地方，而是属于另外一个陌生的更广阔的远方，我似乎已经听到了来自这片土地的召唤。也许，一个人的蜕变，往往就在这不经意间，一趟并不起眼的旅行，或者在异

诗情画意

吟长湖

□ 黄金榜

暮立岸堤，放眼长湖。
夕阳铺照，柳枝依依。
长虹卧波，千车往驰。
百鸟翻飞，春风十里。
万古长空，尽影湖底。
渔舟唱晚，由此天际。
小径幽芳，心旷神怡。
人生至此，归去来兮！

春回长湖

□ 孙 斌

春君放韵绿汀洲，回到长湖情更柔。
北岸莺啼花格调，南溪鱼跃水风流。
好时稼种天飞雨，希望丰登人醉秋。
与友倾樽言恋旧，月光灏灏送归舟。

生活感悟

初到中山市，我就起了个大早，想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节奏、特色与美丽，欣赏她的迷人风姿。

那是初夏一个晴朗的清晨，我独自一人在静僻的街道小径上散步。我一边散步，一边欣赏清晨沿街的美景。因为太早，街道人行道上行的人很少，只有街道公共汽车和小车的不时一驰而过，打破城市的寂静。太阳还没出来，初夏晨风微微吹来，浓荫的行道树叶传出窸窣的微微响声，如丝的晨雾轻拂面庞，觉着有一丝凉意和惬意。我信步朝前走着，就在我落脚之际，我突然发现前面一如鸡蛋大的、有浅棕色和白色花纹相间的贝壳，很漂亮。我很惊奇：想必是哪个小朋友昨晚把小宝贝玩丢，掉到这里了，便弯

美文悦读

山以花名，镇以花名。此山桃花山，此镇桃源小镇。天南海北的人们，顾不上路途遥远，只为陶醉于那一望无际的灿烂红，桃用一身红，点燃春之艳。桃为春代言，听，它正弹奏着春天美好的协奏曲。

桃源小镇不再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。

草坪上的人，或闭目游心，或驰目远方，或谈天说地，再现“绿意如微雨，馨香沁人衣”。亭子中的老人则轻松倒转春秋，侧耳倾听随风飘来的歌声，回味三生三世。循声过去，但见枝繁叶茂的桃树，粉红的桃花晃亮。绿荫作盖，自成歌台。都是歌者，都是听众，音响的女主人成为唯一的侍者。不消嘴，不预热，开麦不

乡度过的一个漫漫长夜。

我命运的铁轨就这样迎来了第一列火车，我感谢火车把我丢在这个人地两疏的城市里。虽然，它只是像流星一样短暂地划过，却成了我生命中重要的一节。从此，故乡就成了他乡。

我的家靠近城市铁道，相隔不多时便会有一列火车呼啸而过。汽笛声一次次划过我脆弱的耳膜，这声音总令我恍然神伤。因为它总是疾驰而去，往往还夹着长长的悲鸣，这滋味打击我心底最敏感的地方。

记得那个午夜，大雨淋漓。我送朋友去北方谋生。我们打着伞站在站台上，雨打在伞上，溅起一朵一朵小水花。雨雾氤氲，铁轨、灯光、人影都好像漂浮在水中，在眼前摇摇晃晃地淌过。火车喷着热气，即将驶向远方。朋友找到座位后，摇下窗玻璃，和我对视无言。火车缓缓移动，朋友向我挥手，很快消失在烟雨里。站台上空了，我的心好像也有一处地方空了。

往回走的时候，雨打在车窗的玻璃上，啪啪作响，轮子碾过地面，传来沙沙的水声，像淌过一条溪流。南方的雨季，到处都是湿漉漉的，你随手一握，好像就能挤出水来。那时候，我已走过了不少风风雨雨，生活将我击得落花流水，我的心磨得越来越粗粝，就像一件器物，正在裹上岁月的包浆。

梁实秋先生说过，你走，我不送你。你来，无论多大风多大雨，我都要去接你。那是一个智者在生活里摸爬滚打过，大彻之后的大悟。躺在床上，听着窗外屋檐下嘀嗒的雨声，久久难以入眠。我在想，这个时候，朋友到了哪里，到达目的地后会找一个怎样的活计，过一种怎么样的生活？我突然发现，我的心里像长出了一根藤蔓，一

远 方

□ 万华伟

直伸向那个遥远的北方。那一瞬间，我的眼眶好像也进入了雨季，竟有些潮湿起来。

我常常想起那个雨夜里的火车。它亮着灯，穿过雨帘，逶迤而去，把我丢在站台上。它像一双无形的手，撕裂我，让我想到了天边，想到了云霞，想到了旷野，想到了那些我曾经非常熟悉的身影，想到了在遥远的火车经过某个村庄，曾经有一个像我一样等待火车的孩子。

人间最美是四月。另一个人的四月，我和朋友去了南方。

窗外有大片的芭蕉，清凉的晨光落在无边的芭蕉林里，那些芭蕉举着一片片新叶，在风中卷起鹅黄的浪花。我对芭蕉有一种近乎执着的偏爱，或许是它常常现身于诗词和条屏。“是谁多事种芭蕉，早也潇潇，晚也潇潇。”风起时，芭蕉叶子摩挲着，像一对恋人的絮语。即使是那些文人墨客不怎么喜欢的雨打芭蕉，在我听来，也是难得的音乐盛宴。

我对朋友说，真想去芭蕉林里走走。朋友笑起来，这次没时间，等下次一定陪你一起去。我笑笑，并不当真，很快就把这件事给忘了。

回来后不到一个月，朋友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。等我得到消息赶去时，他已经不能说话了，脸上戴着氧气面罩，身上插着大大小小的管子。见到我时，他双手吃力地朝我摆了一下，嘴唇喘动着，想说什么，结果一个字也没说出来。当天晚上，朋友的生命就在那张窄窄的病榻上划上了句号。

我又想起了晨光中的火车，以及火车奔驰中的那片芭蕉林，想起了我们之间的约定。现在，一切都随风而去了，我的内心溢满了无限的悲伤。



蜗牛人生

□ 杨 宏

腰伸手去捡，可忽然发现，这个美丽的贝壳在向前慢慢地移动，再仔细一看，它前头还有两只触角，是蜗牛，一只大如蛋卵的蜗牛，此时它的身体正紧贴地面慢慢向前爬行，它的身后留下一道清晰的印迹。我从来没见过如此巨大的蜗牛，更没见过如此美丽的蜗牛，我好奇地蹲下来，观察它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。从印迹上看，显然它是从街道下面爬上比街道高近一尺的人行道的。我十分惊奇：这么陡，这么高，它靠着身体向上蠕动，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爬上来，它不会掉下去吗？顺着蜗牛爬行的方向，我看清了小径前面是一片绿化带和树林，我突然明白：那里才是属于它生存的最舒适的环境，它要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前行！

仲秋，我再次到中山，离开前那天早晨，天下了大雨，风很大，雨哗哗个不停，我打着伞去街边乘公交车，身上都被雨水淋湿了，又是人行道上，一个如初夏见到的一样，一只大如蛋卵的蜗牛，从街道下面正努力向人行道上爬行，它身后街道上到处是流水，它的家没了，它可能又在努力向上爬行，寻找自己的家……

我心中忽然联想到人生何况不是如此！很多人从农村到城市，从一城到另一城，辛勤奔波，就是在追逐幸福和梦想，也充满艰辛和努力，但都在坚持，谁能说，他们的艰辛和努力会成功或失败？但他们都在为此努力、奋斗。或许，他们会在自己的幸福和梦想，这样无论成功与失败，生活才有

致的桃花女，步履轻盈，舞姿曼妙，若穿越时空而来，踩出似有似无的历史印痕，赋予花田灵动和生气。美总是具有真理般的力量，穿越古今，直抵人心。

咔嚓作响相机，定格顾盼生辉和玉树临风，成就彼此。轰隆隆的网红小火车，满载童声和笑脸突突拉风而行，也将远走的思绪拉回现代，重新锚定花田。

太阳西沉，最后一次给桃花山追光，漫山遍野，溢彩流光。璀璨灯光和点点星光开始上场，点亮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七彩花田。轰隆隆——雷声响起，哗啦啦——水幕秀潺湲启幕，高科技大手笔赋予花田巨型舞台的炫彩感。雄浑地讲述桃花山的前世今生。

朋友走了，我宁愿把他看成是坐上火车，去了另一个地方。有一天，我也会乘坐这列火车，朝向朋友的远方而去。我们总是在经历后才懂得，在懂得后收获内心的安宁。

思绪还在这些往事里辗转，华发却早已侵入我的双鬓。我也早已不再乘坐绿皮火车，提速后的高铁快如闪电。我们想要的远方，片刻就能抵达。现在已经没有了远方，真正的远方只在心里。这让我很不适应，就像我不适应生活里那些纵横交错的捷径。很多人奋不顾身，像箭一样向着目的靠近，最终跌落在捷径的陷阱里。我喜欢那种缓慢的事物，总是羡慕那些坐牛车的人，车上放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跷着腿坐在上面，被一头老牛拉着，吱吱呀呀，经过麦田、杨树、玉米地，向着自己的院落靠近。就像我曾经看到一位揉茶的老人，双手不慌不忙地揉着，碧绿的叶子在他手下慢慢裹紧，根根如针。老人那双从容的手，仿佛有一种穿透岁月的力量。

我经常无事的时候，会想：说不定什么时候，我会在一个落雨的日子，让一列慢车带我去一个很远的地方。这样的想法有时很强烈地袭来，让我陷入一种无尽的孤独。

那柔和的光泽，流畅的线条，以及长长的汽笛声，如同叶赛宁笔下的田园牧歌。我的内心，依然是爱着火车的，依然爱着生命的远方。

（万华伟，湖北洪湖人。作品散见于《北京文学》《天津文学》《湖南文学》《四川文学》《散文选刊》《山东文学》《山西文学》《雨花》《飞天》《清明》等文学期刊。入选多个年度选本。获冰心散文奖、孙犁散文奖。荆州市作协副主席，长江大学兼职教授、硕士生导师。）



在石首以东，在长江
与洞庭的弹指之间，桃花
一夜就站满了山头
仿佛一群无需精心喂养
给点粗茶淡饭
也就够了的乡野妹子

我们是从笔架山过来的
高柳抚着云羽，不停地奔跑
声鸣在沉默的石碑中
取出信仰和火焰
只有我，推开虚拟的柴门
做着与流水相反的梦

风吹来，这是哪年哪月的风
那天，你撩开夜色

悄悄地捂住我的眼睛
一股香酥、温润的暖流
从你的前胸，力透我的后背

这是一个喊破嗓子，却不
给面子的年代
我们在加深的泥泞中走着
从竹林、桃园的这头
到犄工分，换柴米的那头……

当我扑尘归来，时光，脱蝉与旧恋
我把走过的路，重又走了一遍
而过去，自然不会在未来
等我，我也没找到那个
想见，又怕见的人



笔架鱼肚

□ 刘德建



大凡三峰矗立的山峦，远远眺望，形如文房中的笔搁，人们多称之为笔架山。将山峦喻为笔架，显现出国人对学识的崇尚，对文化的尊重。中国地域辽阔，以笔架命名的山巅，难以枚举。

笔架山是大自然构成的奇观，鱼肚是鱼腹之鳔。山峦与鱼肚，两者毫无共同之处，但在石首，却成就了中国珍贵的淡水鱼产品——笔架鱼肚。

石首地处长江中游南岸，位于荆州版图的最南端。石首与湖南水相连，毗邻岳阳。她宛若鄂南的一颗明珠，镶嵌于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平原之间。长江故道造就的天赐湖湿地，土壤肥沃，水草茂密。鸟类栖息，麋鹿成群。

“长江万里长，险段在荆江”。

从枝江至城陵矶长江蜿蜒曲折，素有九曲回肠之称。约430公里的荆江，尤以石首河段水流湍急。历史上因江水汹涌东向，堤岸崩塌频见史料之中。因此又有“荆江之险，险在石首”之说。密集于石首河段的长江故道，见证了万里长江在石首的迂回变迁。

长江在石首段的特殊水貌，竟然使顺流而下的江水突变逆流，荆楚人叫“回水”。变幻莫测的“回水”，最宜长吻鮠生长。它们在顺流逆流交织的

波浪中“白日晒石洞，夜间闯回流”，石首江段成就了长吻鮠生息繁衍的绝佳水域。

长吻鮠是它的学名，荆州人多称称鮰鱼，亦有人见之体态肥硕丰腴，以肥坨、江团称之。

宋时，苏轼离川乘船，从峡江顺流而下，沿江猎奇作赋。途经荆江东端时，苏东坡泊岸石首，终于品尝到了日思夜想的石首鮰鱼。酒足饭饱即兴赋诗是东坡的爱好，于是“粉红石首仍无骨，雪白河豚不药人……”脱口而出。后人将鮰鱼亦作“石首”，可能受东坡的《戏作鮰鱼一绝》影响。

苏轼在石首得此美味，将之比喻不药人的无毒河豚，盖因入口的美味使他惊喜，鮰鱼鲜美堪比河豚，且无须具备“拼死吃河豚”的勇气，吃鮰鱼毫无生死之忧，且得河豚之美味，真是何其快哉。

鮰鱼的鱼鳔干制后，是为名贵的鱼肚。笔架鱼肚胶层肥厚，呈半透明体，食之甘糯，较鮰鱼肉相比，鱼肚美味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真是无上美味。旧时，鱼肚产量低微，求之不得，故售价极其昂贵，以克定价，采用度量黄金的戥称计量鱼肚，可见其价格坚挺无比。

石首鱼肚与笔架山酷似，“笔架鱼肚”由此得名。苏轼在返回黄州的匆匆旅途中，可能无缘笔架鱼肚，使得著名美味笔架鱼肚与其失之交臂。苏东坡酷爱美食，倘若他有幸品尝石首鱼肚，定会得意忘形地捻着髭须，挥笔戏言“鱼肚仅在绣林有，华夏难觅第二家”。唉，这哪是东坡大咖的难觅？实乃过于山寨，贻笑大方了。

2020年，笔架鱼肚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，这是产地正宗的“丹书铁券”，笔架鱼肚亦必将与秀美的鄂南明珠一样，为世人所赞颂。

美味正当食

□ 林钊勤



在我家乡南方一场春雨过后，朋友邀请我到他家庄园的竹林去挖竹笋以及品尝竹笋宴。竹笋不仅是一道美食，更是一种雅食。很符合文人雅士的心情与口味，松、竹、梅被称为岁寒三友，竹子自然成为清高的象征。这里地处韩江下游，四面环水，这里的土地是韩江泥沙冲积而成，土壤疏松，富含多种矿物成分，竹子得天厚，出产的竹笋，既嫩且甜，一直被人们视为珍品。看到竹林里冒出许多竹笋，有的刚露头，有的已有两三寸高。所谓“清明一尺，谷雨一丈”，便是对竹青春活力和勃勃生机的写照。春笋憋了整整一个寒冬，攒足了力气，吸饱了风霜雨雪，在人们惊异的目光中，悄悄拱开了坚硬的地壳，崭露头角，脱颖而出。

庄主立马开始挖笋，只见庄主认真地看着土地，然后挥起锄头，小心翼翼地点一点，挖着，不到一会功夫我就看到了笋尖。我也不能闲着，拿着专用的铁锹去挖竹笋，挖竹笋是技术活，因为我们不懂，挖了半天才没几个。朋友很客气地说，你不会挖，别弄脏了衣服。看他很娴熟地操作，轻轻地一敲，一个白花花的竹笋就到手

了，很快就装满一大篮子。剥笋也有技巧，只见他用刀在笋的中段划一道口子，然后顺着剥掉外壳，这样既快又不伤指甲。

朋友向我介绍说：“春笋是挺拔而起的傲气小年轻，个头大比较好挖。冬笋不但是懒懒窝在地里的敦厚小肥宅，个头小而且不露头，寻找冬笋绝对是技术活；挖笋人凭多年积累的经验，还要懂得观察竹梢朝向和土壤状况，生‘嗅出’小肥宅的藏身之处。若是没经验，多半是过笋而不见，落个两手空空，徒劳而返。”

我又了解刚出土的竹笋最佳口味是4小时内，竹笋在厨师熟练的刀功下，竹笋被分成了笋块、笋丝、笋粒、笋衣几个部分，不同部位口感不同，厨师便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烹调。厨师介绍说：“中间的笋块是整个竹笋中口感最适中的部分，当然用来焖鸭笋、煮笋汤，其他不同部位，还可以炒鳝条、狮头鹅掌焖笋丝，做笋糕、鲜笋海鲜汤、鲜笋饺以及炒笋饭等，还可以制作香甜酥脆的笋丝烙。”厨师还说：“在饭店做大厨，如果做竹笋汤，一定多煲点笋汤留着。在做别的菜时，就兑一点笋汤进去，相当于味精了，食者但知他物之鲜，而不知有所以鲜之者在也。笋之调味，快达到魔法的境地了。连残汤剩汁都能画龙点睛，把一道新菜全‘盘活’了”。

大概过了2小时左右，林林总总的竹笋菜弄了15种，一顿丰盛诱人的竹笋宴，等着我们细细品尝。难怪诗圣杜甫也曾写过“青青竹笋迎船出，白白鱼人饷米来”的诗句，道出他对竹笋风味的喜爱呢。